

第一部分
魯迅身邊三弟子

我們第一次應邀參加魯迅先生的宴會

蕭 軍

在魯迅身邊結成的友誼

關於魯迅先生的文字讀了很多之後，大家都會發現有幾個人的文字與眾不同、相當「貼身」，讓我們看到一位日常生活中可愛可敬的魯迅。這群人在30年代魯迅去世之前幾年，圍繞在魯迅周圍，其中有作家馮雪峰（1903-76）、胡風（1902-85）、聶紺弩（1903-86）、蕭軍（1907-88）、蕭紅（1911-42），還有當時還沒有發表作品的（胡風的妻子）梅志（1914-2004）。從他們不同時期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一位最令人尊敬和愛戴的魯迅，他們一輩子都在推動對於魯迅的理解，也在不斷深入地重讀魯迅。蕭軍的這一篇〈我們第一次應邀參加魯迅先生的宴會〉和蕭紅1939年10月發表的〈回憶魯迅先生〉都是十分動人的文字，對照來讀也十分有意思。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一對剛剛踏入文壇的戀人蕭紅、蕭軍（名字寓意「小小紅軍」）決定到上海去找魯迅。他們擠在一個雜貨艙裏，從青島漂泊到上海，在人地兩生的情況下真的寫了信給魯迅。魯迅很快回覆，不久後先生就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他們，臨別時魯迅不但給了他們一個裝着二十元的信封，還給了他們一些銅板乘車用。第一次見到許廣平（1898-1968），蕭紅就緊握住她的手流下眼淚。不到一個月後，魯迅宴請他們時，兩位女性已經十分親密了。在小說家蕭軍的筆下，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夫婦在當時極為複雜的政治環境下的生活常態描述得十分生動，而熱戀中的他和蕭紅的感受也寫得十分貼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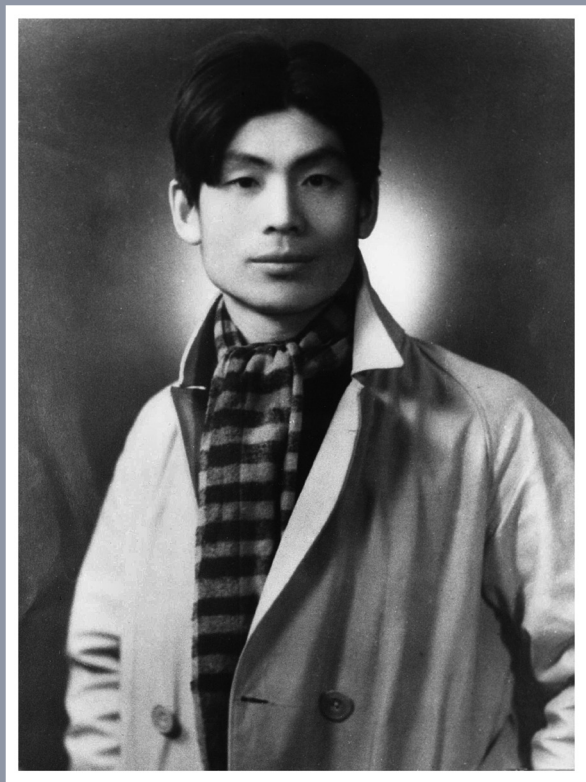
應該說，魯迅先生原來打算介紹給二蕭的胡風、梅志夫婦，以及這一桌友人，都是他信任和喜愛的青年。當時處於國民政府白色恐怖之下

的左翼作家，寫信和日記的時候，為了安全的緣故，都會用字母或者筆名、化名來指代友人。文中魯迅稱「一道開店的老闆」C老闆是已經成名的作家茅盾（1896–1981）。而H先生和T女士，則指胡風與夫人屠玘華（梅志），聶先生就是本書主人公之一的聶紺弩，聶夫人周女士則是周穎。胡風早在1932年日本留學時代就已先認識周穎，然後又認識了聶紺弩。這三人在日本參加左翼活動，1933年同時被捕，並在5月同船被遣送回上海。另外一位第一個給他們留了地址的葉紫（1910–39），和二蕭很快在魯迅先生的支持下，共同出版了「奴隸叢書」。

魯迅開宴會的1934年12月19日這一天，梅志說對於胡風是個無法彌補的損失，因為沒有收到信，他們辜負了魯迅先生的盛情。等到兩三天後收到信，胡風去向先生解釋，先生只是說，「真可惜，本來是想大家看看你的小寶寶的。」然後把二蕭的地址給了他。幾天後，胡風就去看了他們，相談甚歡。葉紫早在1939年就病逝，蕭紅又在1942年初病逝，倒是蕭軍、胡風、聶紺弩、梅志的友誼一直延續到80年代。1979年3月蕭軍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飯桌上的友人中葉紫、魯迅、蕭紅都已經逝世多年，但是在蕭軍的筆下，他們的形象仍舊呼之欲出。

魏時煜

編按：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副教授，2003年開始與著名導演彭小蓮合作拍攝紀錄片《紅日風暴》，訪問了四十位胡風案的受難者。紀錄片完成之後，作者繼續訪問去過延安的知識分子和反右、文革中被批判的作家，開展了寫作王實味、胡風及王凡西的「北大三人行」系列。在此過程中，作者認識了胡風、蕭軍和聶紺弩的文字與人生，對他們的經歷感念甚深，因此以導讀文字記念三位前輩。



蕭軍——1936年•上海

我們第一次應邀參加魯迅先生的宴會

蕭 軍

一封書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某日，收到了魯迅先生寄給我們以下的一封書簡：

劉吟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時，我們請你們倆到梁園豫菜館吃飯，另外還有幾個朋友，都可以隨便談天的。梁園地址，是廣西路三三二號。廣西路是二馬路與三馬路之間的一條橫街，若從二馬路彎進去，比較的近。

專此布達，並請

儷安

豫廣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接到這封信的日期可能是在發信——十二月十七日——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

這不是夢！這是真實。

時間已經是四十餘年過去了，當然，在今天我已經不可能再如實地寫出當時的我們那種激動的、複雜的心境和情景！只記得把這封短短的書簡由我的手轉移到蕭紅的手，由她的手又轉移到我的手……而後又每人用了自己的一隻手把這信捧在了兩個人共同的胸前看着、讀着……兩人的兩隻手全在不約而同地、不能夠克制地輕輕抖動着！眼淚首先是浮上了她的眼瞼，落下來了！接着我的眼睛也感到了一陣濕潤。但我的眼淚卻沒能夠痛快地流落出來！——因為在生理上我有缺陷，從來沒記憶過自己的眼淚曾經能夠流落到眼睛外邊來！

我們這兩顆漂泊的、已經近於僵硬了的靈魂，此刻竟被這意外而來的偉大的溫情，浸潤得近乎難於自制地柔軟下來了，幾乎竟成了嬰兒一般的靈魂！（四十餘年以後寫到這裏，我的眼淚竟又浮上了我的眼睛，但還不能夠流下來！）

一件新「禮服」

當時，我們經過了一陣夢一般的迷惘以後，才漸漸恢復了清醒。我清醒後的第一件事，馬上尋出了一份上海市的市街圖來，首先從它的「索引」上尋找「二馬路」和「三馬路」的大體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尋找那條稱為橫街的「廣西路」。如此，大方向大概的地位初步確定了，我也量取了它的路程距離遠近以及要乘坐某條路線的公共電車和汽車才能夠到達……我儼然又如一個軍人要進行戰鬥一般，精密地把一切：方向、地形、地物……全作了一番想像和仔細的研究，才鬆了一口氣，靜靜地望向蕭紅，似乎要向她開始發表甚麼議論了。但她卻笑着，一雙剛流過淚還有些濕漉漉的大眼睛，帶有嘲笑意味地卻搶先說話了：

「你要出兵打仗嗎？」

我一時迷惑不解地望着她，不知道她說這話的真意所在，反問着她：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和你說話，竟裝做沒聽見的樣子，一個勁兒地在那張破地圖上看來看去，又用手指量來量去！簡直像一個要出兵打仗的將軍了！」

「我總得把方向、地點……確定下來呀！心裏得有個譜，怎麼能夠臨時瞎摸亂闖呢？——你要和我說甚麼呀？」

「我要和你說呀……」她伸過一隻手扯了扯我的罩衫袖管，接着說，「你脫了外套，就穿這件灰不灰、藍不藍的破罩衫去赴魯迅先生的『宴會』嗎？」

「那穿甚麼呀？——我沒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

我搖了一下腦袋，說了一聲「沒必要」，斷然地拒絕了她的主意，而且補充着說：「上一次會見魯迅先生時，不也就是穿的這件罩衫嗎？」

「這一回……有客人！」

「魯迅先生信上不是說，只有幾個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隨便談天的麼？魯迅先生認為可以隨便談天的人，我想總不會有甚麼『高人貴客』罷？左不過是一些左翼作家們，我以為他們不會笑話我的罩衫的吧……」

「你這個人！……真沒辦法！」

她似乎又有些發怒了，兩隻大眼睛閃亮起來了……把床上的大衣一手抓過去，隨便地披到了肩上，一扭身竟衝出屋門，接着是一串急促的「篤篤篤」下樓梯的腳步聲，她竟半跑似的走了出去……

我莫名其妙的靜靜地看着她這一系列的動作，既沒來得及問她為甚麼發怒？也沒問她幹甚麼去……當然也沒攔阻她，更沒追趕她。因為我是充分知道她這人的體性的，遇到類似這種情況出現時，她不會回答你的問題，也不會聽從你的勸阻。如果她走了你追她，她就跑得更快些……因此我就只好「隨她去罷」！待過了一定的時間，她就會像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又像一個孩子一般地跳跳叫叫地回來了。

大約經過了兩個小時以後，我聽到樓梯上有她的急促的腳步聲——這是我所熟悉的——上來了。這時候我似乎正在寫着一些甚麼或讀着一些甚麼，我假裝沒聽到她的腳步聲，直至她推門走進來……。忽然一卷甚麼軟綿綿的東西敲到我的頭上來，同時聽到她帶着笑味的聲音責備着我說：

「你沒聽到我回來了嗎？」

「沒聽到——」我慢慢地轉了一下頭，嘴角歪動了一下說：「我甚麼也沒聽見！」

「壞東西！——看，我給你買了一件衣料！」

她把一片黑白縱橫的方格絨布料，兩手提拎着舉向我的身邊來——我估計，原來打在我頭上的那軟綿綿的東西大概就是這布卷了？這時候，我本能地周身的神經感到森涼了一下，心裏想：「糟糕！大概她把僅有的一點錢全買布料了，也許連明天赴『宴會』的乘車費也花光了。」我擔驚而又心情有些沉重地問着她：

「買它幹甚麼？」

「我一定要給你做一件『禮服』，好去赴魯迅先生的『宴會』呀……」

她把這布料抖動了一下，又反轉地看了又看問着我：

「好不好？你喜歡不喜歡？」

「好！喜歡！」我怕她再發脾氣，只好「順水推舟」、「將計就計」，對於已成的「事實」作了讓步。

「你猜猜，得多少錢？」

「猜不着——」

「七角五分錢，——我是從一家『大拍賣』的鋪子裏買到的這塊絨布頭。——起來，讓我比量比量，看夠不夠？」

我機械地站了起來，任她用這塊布頭兒在我的身前身後量來量去……。這時我的心情也輕快一些了，自己想：「謝謝上帝！她並沒有把所餘的幾元錢全部花光，還足夠幾天生活費和車錢！」

她讓我把身上的單衫脫下來，又從皮箱裏把我在哈爾濱夏天穿的一件俄國「高加索」式立領繡花的大襯衫找了出來，鋪在床鋪上，用那塊方格的絨布比量了一番，而後竟自己拍起手來，還跳起了腳，高聲地嚷叫着：

「足夠啦！足夠啦！」

「你知道，明天下午六點鐘以前，我們必須到達那家豫菜館！你讓我像一個印度人似的披着這塊布頭兒去當『禮服』穿嗎？」我「一本正經」地宣說着。

「傻傢伙！我怎麼能夠讓你當『印度人』呢？你等着瞧罷，在明天下午五點鐘以前，我必定讓你穿上一件新『禮服』去赴魯迅先生的宴會！——要顯顯我的『神針』手藝！」

原來就沒有陽光的亭子間裏，此刻早就昏暗下來了，在一盞高懸的二十五度的昏黃的電燈下，她開始了剪裁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天還沒有完全明亮，她就起了床，開始縫紉起來……

我雖然是很知道她縫紉的本領和速度，但在不足一天的、幾個鐘頭以內要一針一針地縫製起一件樣式又較複雜的襯衫來，我對她是沒有充分「信心」，也不抱希望的。

她幾乎是不吃、不喝、不停、不休地在縫製着，只見她那美麗的、纖細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動着……她再也不和我講話了……

果然，在不到下午五點鐘以前，她竟把一件新「禮服」全部縫製完工。這是仿造我那件高加索式立領、套頭、掩襟的大襯衣製成的，只是袖口是束縮起來的，再就是沒有繡上花邊兒。她命令着我：

「過來！試試看。」

我順從地穿上了我的新「禮服」，使我驚訝和佩服的不僅僅是她縫製的速度這般快，而且穿起來竟是完全合身和舒適……

「把小皮帶繫起來！圍上這塊綢圍巾！」

我一切照辦了。

「走開，遠一些，讓我看一看……」

我像一個聽從「口令」的兵似的，走到屋角方向去，又像一個兵似的機械地車轉過身子來，也像一個兵似的用了嚴格的立正姿式，完全按照《步兵操典》規定：「兩腳跟併攏，兩腳尖向外離開約六十度。兩手下垂。頭宜正，頸宜直，兩眼張開，向前平視……」地望向了她。她先是從正面，而後從側面、從後面……把我觀摩了一轉，而後又回到她原來站過的地方，向我注視、觀望着……忽然我們的四條視線相遇了……她竟像一隻麻雀似的跳躍着撲向我的身前來……我們緊緊地、企圖要把對方消滅了似的……相互地擁抱得幾乎是要溶解成為一體了……

我們那時的物質生活雖然是窮困的，但在愛情生活方面，卻是充實而飽滿的啊！……

一桌「新」師、友

於指定的日子——十二月十九日——下午約六點鐘以前，我們終於尋到了魯迅先生信中所說的那家「梁園豫菜館」。

由於我們沒有錶，究竟於六點鐘以前、以後……甚麼具體時間到的就沒法知道了，也許已經過了六點的正時間。

這家豫菜館大約座落在這南北橫街的中段，是一座坐東面西舊式的二層灰磚樓房。

我們上了樓，許廣平先生正在那裏張望，似乎正在等着我們。那是位於西南角臨街的一個房間。我們到達的時候可能是最末的「客人」，不獨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先生以及海嬰全在了，另外還有幾位我所不認識的人，也早已先在了。

許廣平先生對於蕭紅猶如多年不見的「故友」一般，表現了女性特有的熱情和親切，竟一臂把她攔抱過去，海嬰也摻在了中間，她們竟走向另外一個房間去了。

過了大約有十幾分鐘，許廣平先生和蕭紅也全走進了我們所在的房間，接着，菜館的招待員走進來向許先生滿面和氣地詢問着：

「你們的客人全到齊啦吧？」這人明明是北方人，卻用了不太純正的上海話說着。

許廣平先生看了一下自己腕子上的錶，徵詢着魯迅先生的意見問着：

「現在快七點了，怎樣？還要等他們嗎？」

「不必了。大概他們沒收到信，——我們吃罷。」

魯迅先生爽利地作了決定。

「給我們開罷。」

招待人員臉色愉快地一彎身退出去了。

「他們這裏的生意好，是希望飯客們快吃，快走的，好騰空房間……。」許先生微笑着，似乎代菜館抱歉似地解釋着……

由魯迅先生指定了坐位，沿着這張特大的圓面桌，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先生並排地面向裏面坐在臨門的坐位上。魯迅先生在左面，許廣平先生在右面，她下首是海嬰，其次是蕭紅和我。在我的下首兩個坐位被空留着的。再向這空座位右轉過去，是一位穿淡紫色西裝的青年人，他直直地、顯得有些拘謹而端正地坐在那裏。再過去，是一位約近三十歲、方圓臉盤，臉色近於黑的女士，她穿了一件細花深絳色，類似軟綢料子的窄袖半舊旗袍。她的右邊是一位臉形瘦削、面色蒼白、具有一雙總在譏諷甚麼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髮蓬蓬，穿了一件深藍色舊罩袍，個子雖近乎細長，但卻顯得有些駝背的人。魯迅先生左首第一位客人是一位身材不高的人。他，臉型瘦削、下巴略尖，略高的鼻樑有些突起，架了一副角邊眼鏡，鼻尖顯得特殊敏感的樣子……。後披式的髮型梳理得無可指摘地光亮和整齊，穿了一件湛藍色半新的罩袍，袖口卷起着，可以露出一圈白色的襯衣袖頭。——由我看來，這是上海當時近乎典型的一種中式服裝。

我數了一下，連我們在內，一共是九個人。